



老子翼註

二

□ 13
3003
2



18
6003



老子翼卷之二



北海焦 竑弱侯輯

秣陵王元貞孟起校

(17)

木上不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信不足有不信猶兮其譽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

自然 不知有之 一作下知 有之 今從吳幼清本

陸希聲註

太古有德之君無為無迹故下民知有其所
義為治天下被其仁故親之懷其義故譽之仁義不
足以治其心則以刑法為政故下畏之刑法不足
制其意則以權譎為事故眾庶侮之於乎心之有孚
謂之誠言之可復謂之信誠既不孚言則不復而猶

老子翼 卷之二

貴重來言謂之誠信可乎哉。道德既隱，仁義乃彰。仁義不行，刑法斯作，而猶尊尚末術，謂之道德可乎哉。聖人則不然，執古御今，斷離為樸，功成而不執，事遂而無為，有法無法，因時為業，使百姓咸遂其性，皆曰：我自然，而然則親譽畏侮之心，皆不生于世矣。

蘇註 太上以道在宥天下，而未嘗治之。民不知其所德，可懷其功，可見故。民得而親譽之，其名雖美，而厚薄自是始矣。又其次以政齊民，民非不畏也。然力之所不及，則侮之矣。吾誠自信，則以道御天下足矣。唯不自信，而加以仁義重刑，政而民始不信。聖人自信，有餘其于言也。猶然貴之，不輕出諸口，而民信之矣。及其功成事遂，則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呂註** 執大象，天下往。由天下方且釋我而忘之，其迹孰得而見哉。故下知有之而已，下知有之者，無以尚之，故謂之太上。則親之譽之者，其次畏之侮之，又其次可知已。何以論之。今夫父子愛，欽不言而諭。

陰朗之
誤也

至寶主之際，朋友之交，欲致其欽之意，必有以文之。而後諭，何則。信之足與不足而已。則親之譽之已出于信之不足，而有不信。況于畏之侮之乎。然則欲使信至足，而不至有不信者，宜何如哉。猶其貴言以復乎道而已。貴言者，行不言之教也。行不言之教，則處無為之事，可知已。至夫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而莫知為之者，則孰得而親譽之哉。**吳註** 太上猶言最上，最上謂大道之世，相忘于無為。民不知有其上也。其次謂仁義之君，民親之如父母，及仁義益著，則不但親之，而又譽之矣。又其次謂智慧之主，民畏之如神明，及智慧漸窮，則不但畏之，而又侮之矣。信者，大道之實也。自大道之實有所不足，不能如上古之時，則君之于民，有不以其實者焉。而日趨于弊，於是降則用仁義，再降則用智慧也。此下言太上不知有之之事，猶今見前章貴重也。然如此也，貴重其言，不肯輕易出口，如大行之疑，遲退却蓋，聖人不言無為，俾民明受其賜，得以各安。

其生及其功既成事既遂而百姓皆謂我自如此不知其為君上之賜也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

家昏亂有忠臣六親王輔嗣云父子兄弟夫婦也孝慈孝子慈孫也

蘇註大道之隆也仁義行于其中而民不知大道廢而後仁義見矣世不知道之足以澹足萬物也

而以智慧加之于是民始以偽報之矣六親方和孰非孝慈國家方治孰非忠臣堯非不孝也而獨稱舜

無瞽叟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獨稱龍逢比于無紱紂也涸澤之魚相响以沫相濡以涇不如相忘于

湖江

王介甫道隱于無形名生于不足道隱于無形則無

之別仁者有所愛也義者有所別也以其有愛有別此大道所以廢也智者知也慧者察也以其有知有

察此大偽所以生也孝者各親其親慈者各子其子此六親所以不和也忠者忠于己之君謂之忠忠于他人謂之叛

呂註道不可名名之為道已非道也則又分而為仁義豈道之全哉則有仁義者固大道之廢也賊

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及有眼而內視內視則敗矣則智慧出固所以有大偽也偽者德之反也有仁

義則其弊至于六親不和而有孝慈矣有大偽則其弊至于國家昏亂而有忠臣矣是故有瞽叟之頑

弟象之傲而後有舜有桀紂之暴而後有龍逢比于此無他去本日遠而已矣

息齋註道散則降而生非偽勝則反而貴道降者道之微反者衰之極也方道之未散仁義潛乎

其中不可分別指數及其煦煦為仁而人以煦煦懷其仁子為義而人以子懷其義使大道之行以

公天下則仁義又何足以進于其前哉不幸而又有小智小慧者竊仁義而行之則偽自此滋亂自此始

是之謂降而生非及其未流人偽既多無非非者羣非之中稍自異于是從而貴之故六親不和然後知有孝慈國家昏亂然後知有忠臣是謂反而貴道方其散則見其似而忘其全及其衰則蕩然無餘而貴其似此其所以每降而愈下也

絕聖弃智民利百倍絕仁弃義民復孝慈絕巧弃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

樸少私寡欲之欲反令平聲屬

蘇註非聖智不足以知道使聖智為天下其有不足以御物者乎然世之人不足以知聖智之本而見其末以為巧勝物者也於是馳騁于其未流而民始不勝其害矣故絕聖弃智民利百倍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仁義所以為孝慈矣然及其衰也竊仁義之名以要利于世於是子有

違父而父有虐子此則仁義之迹為之也故絕仁弃義則民復孝慈巧所以便事也利所以濟物也二者非以為盜而盜賊不得則不行故絕巧弃利盜賊無有世之貴此三者以為天下之不安由文之不足故也是以或屬之聖智或屬之仁義或屬之巧利蓋將以文治之也然而天下益以不安曷不反其本乎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而天下各復其性雖有三者無所用之矣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此則聖智之大仁義之至巧利之極也然孔子以仁義禮樂治天下老子絕而弃之或者以為不同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孔子之慮後世也深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中人以上守其器不為道之所眩以不失為君子而中人以上自是以達也老子則不然志于明道而急于開人心故示人以道而薄于器以唯學者惟器之知則道隱矣故絕仁義弃禮樂以明道夫道不可言可言皆其似者也達者因似以識真而昧者執似以陷于偽故後世執老子之言以亂天

下者有之而學孔子者無大過因老子之言以達道者不少而求之于孔子者常苦其無所從入二十聖人者皆不得已也全于此必略于彼矣

呂註 聖人知天下之亂始於迷本而失性惟無名之樸為可以鎮之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乃所以復吾無名之樸而鎮之也夫絕聖棄智絕仁棄義則不以美與善累其心矣絕巧棄利則不以惡與不善累其心矣內不以累其心而外不以遺其迹則民利百倍民復孝慈盜賊無有固其理也蓋絕聖棄智絕仁棄義不尚賢之盡也絕而棄之則非特不尚而已絕巧棄利不貴難得之貨之盡也絕而棄之則非特不貴而已人之生也萬物皆備于我矣則有至足之富能絕聖棄智而復其初則其利百倍矣民復孝慈則六親皆和而不知有孝慈矣盜賊無有則國家明洽而不知有忠臣矣不尚賢使民不爭民利百倍民復孝慈則非特不爭而已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盜賊無有則非特不為盜而已聖智也仁

義也巧利也此三者以為文而非質不足而非全故絕而棄之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乃其所屬也見素則知其無所與雜而非文抱樸則知其不散而非不足素而不雜樸而不散則復乎性而外物不能惑而少私寡欲矣少私寡欲而後可以語絕學之至道也

息齋註 聖者不自以為聖智者不自以為智使聖者不自以為為義使仁者不自以為為仁義者其巧大利不見其利使巧利而可絕皆非仁義也太巧不見其巧其實不取其文故其見于外者無其形象人竊其似以亂其真故令見于外者有所屬無其形者利物而物不知有所屬者徒足以亂天下而已聖人惡偽之足以亂真故欲絕其本原以救末流之弊使天下之人不復懷利心而竊聖智之行假仁義而棄孝慈之實用盜賊而棄巧利之便惟以素樸先民民見其見素抱樸則不敢以文欺物不以私欺物示民民見其少私寡欲則不敢以文自欺

筆乘

屬如莊子屬其性乎仁義之屬猶附著也聖智
 仁義巧利三者絲世道日趨于文故有此名自
 知道者觀之此文也文不足以治天下不若使之屬
 意乎見素抱樸見素抱樸則少私寡欲而天下無事
 矣素未受采樸未斲器此所謂性之初也實也夫遊
 于性之初故雖有身而實無身其有私焉者少矣雖
 有心而實無心其有欲焉者寡矣然則見素抱樸乃
 聖智仁義之精也焉用文之蓋老子絕之于彼正欲
 其屬之于此學者不察其意而但知其絕而奔走之
 云老子之論蕩而不法也斯所謂不得於言者乎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眾人熙熙如享
 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
 乘兮若無所歸眾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

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

悶悶忽兮若晦寂兮似無所止眾人皆有以我獨頑

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唯上聲阿烏何反皆應

遠也怕古泊字靜也兆如龜兆之拆動之微也孩小
 兒笑也笑則情動而識生矣有歸必稅駕而不乘乘
 乘兮無所歸無住者也馬巨濟曰性無餘欠有餘皆
 分外也享太牢登春臺則所得皆分外故曰眾人皆
 有餘遺失也沌如渾沌之沌無知也一作純小明為
 昭察苛細也悶莫奔反頑不知痛痒也古謂都為美
 郊為鄙鄙食音嗣食母乳

母也見禮記內則篇

蘇註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不知性命之正而以學求
 益增所未聞積之不已而無以正之則以圓害
 方以直害曲其中紛然不勝其憂矣患夫學者之至
 此故曰絕學無憂若夫聖人未嘗不學而以道為主

不學而不少，多學而不亂，靡然無憂而安，用絕學邪？
學者溺于所聞，而無以之則唯之為慕，阿之為慢，
不可同日言矣。而況夫善惡之相反乎？夫唯聖人知
萬物同出于性，而皆成于妄，如畫馬牛，如刻虎兔，皆
非其實，潛焉無是非同異之辨，孰知其相去幾何哉？
苟知此矣，則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
無足怪矣。聖人均彼我，而同異其心，無所復置，然豈
以是忽遺世法，犯分亂理，而不顧哉？人之所畏，吾亦
畏之。人之所為，吾亦為之。雖列于君臣父子之間，行
于禮樂刑政之域，而天下不知其異也。其所以不嬰
于物者，惟心而已。人皆徇其所知，故介然不出畦畛，
聖人兼涉有無，無入而不可，則荒兮其未央也。人
各溺于所好，其美如享太牢，其樂如春登臺，翬然從
之，而不知其非。唯聖人深究其妄，遇之泊然不動。如
嬰兒之未能孩也，乘萬物之理，而不自私，故若無所
歸。眾人守其所知，各自以為有餘，聖人包舉萬物，而
不主于一，超然若遺也。泯泯若愚，而非愚也。世俗
以分別為知，聖人知羣安之不足辨也。故其外若民，

其中若悶，忽焉若海，不見其滓涯，漂然無定，不見其
止宿也。人各有能，故世皆得而用之。聖人才全德備，
若無所施，故疑于頑鄙。道者萬物之母，眾人徇物忘
道，而聖人脫遺萬物，以道為宗，譬如嬰兒，無所雜食
而巳。

呂註 正絕弃乎聖智仁義之善，下絕弃乎巧利之惡。
不以累其心，則絕學矣。絕學則無為，無為則神
神也者，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也。故曰：絕學無
憂。唯之與阿，出于聲一也。其相去幾何？善之與惡，離
乎道一也。其相去何若？此所以雖聖知猶絕，而弃之
不以累其心也。憂悔吝者，存乎介震，無吝者存乎悔
則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荒兮其未央哉！未央者，以
言其大而無極，則不獨畏人之所畏而已。何則？人之
所畏，不可不畏，所以同乎人也。荒兮其未央哉！所以
同乎天也。眾人熙熙，則不知寒其兌，閉其門也。如享
大牢，則不知夫淡乎其無味也。如春登臺，則不知夫
視之不足見也。我獨怕兮，其未央若嬰兒之未孩，則

塞其兌閉其明而無味之足嗜無見之足視也乘乘
兮若無所歸以言唯萬物之乘而在已無居也衆人
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故皆有餘我獨怕兮其未兆如
嬰兒之未孩故獨若遺凡此者以言其遺物而離形
也我愚人之心也哉以言其無知也純純兮以言其
不雜也俗人昭昭我獨若昏則異乎俗人之昭昭俗
人察察我獨悶悶則異乎俗人之察察矣忽若晦晦
則都無所見也都無所見則非特若昏悶而已其
動也乘乘兮若無所歸其靜也寂兮似無所止俗人
昭昭俗人察察故皆有以我獨若昏我獨若悶故頑
似鄙凡此者言其去智而忘心也夫視聽思慮道之
所自而生者也故于道為子而道則為之母衆人遂
物役智以資其視聽思慮則養其子而已而我則遺
而去之凡貴養母故也故曰我獨異于人而貴食母
夫老子神矣何所事養而與衆人俗人為異而已欲
使為道者知如此而後可以至于道故也然則絕學
之大指可知矣而先儒以謂人而不學雖無
憂如禽何其未知所以絕學無憂之意矣

息齋註

學不至于無所學非絕學也道以無得為得
而可學皆名數也故聖人以無得為得道以無學為
真學故曰絕學無憂若未至于無學則天下之學無
窮得其一二而遺其二得于此而失于彼則必以得為
喜失為憂無時而息矣道之本原未始不同若不揣
其本而齊其末則未必至于大異且唯之為恭阿之
為慢方其唯阿之間其相去幾何及其為恭與慢則
相去遠矣嚮理為善背理為惡方其嚮背之間相去
幾何及其為善與惡則相去遠矣聖人嘗觀其始知
其本同故反慢而為恭反惡而為善在俄頃之間耳
若知唯阿善惡之本同則造于絕學有不難者然聖
人出而應世豈能易一世之所欲以隨吾之所欲同
一世之所見以齊吾見人之所樂吾亦從而樂之
之所畏亦從而畏之但所以異于衆者衆人荒樂無
央熙熙然其樂如春登臺其美如享太牢其明昭昭
然謂莫我若其智察察然謂莫我過蓋其心實以為
樂實以為美實以為明實以為智昧于心性而惟實

之知故心外無所見聖人心遊于道其應物者非其實也故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兮若無所歸忽兮若海源兮若無所止衆人皆有餘我獨若無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豈真愚人之心哉蓋我所異于衆人識本達原不流于未是謂貴食母

筆乘

人之爲學憂不得善也吾能絕學則奚憂之有然非強絕也知性本無善也彼爲善者雖異于惡而離性則一其少異者如唯與阿之間耳夫以善惡之同而聖人亦不廢善者蓋人之所畏不得不良所謂吉凶與民同患也至其心游于性初方且荒兮未央而豈若善之有涯泆可限量哉故人之樂善如享大牢春登臺而我獨泊兮如嬰兒之未孩無朕兆也乘乘兮無所歸無棲泊也人之得善皆有贏餘而我獨若遺若愚人之沌沌無知識也人皆昭昭察察皆若有所以而我獨昏也悶悶也忽兮若海源兮無所止也此豈聖人真頑且鄙哉以衆皆逐其子我獨貴其母不能不與衆異耳蓋性無善惡而善惡萬法

皆從此而生
故謂之食母

董思靖

或曰唯阿同出于聲善惡同出于爲達人大觀本實非異正如城穀亡羊之說也此故太上忘情是非俱泯者之所爲然學者直須于善惡不可名處著眼始得若直以爲善與惡同耳則是任天下至于惡而不

之顧豈理也哉

天非日無以煜物人非學無以致道故曰學者心之白也聖人乃曰絕學無憂豈誠然然無所用其心哉蓋所絕者世俗之學而所貴者食母之學也母者何也德者萬物之母而道又德之母則聖人所謂母兼道德而言之也食者味之以自養也味道德而自養則無爲而無不爲而其樂不可量矣又奚暇爲彼俗學以自取憂也哉聖人所以異于人者以此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恍惟惚兮恍兮

之知故心外無所見聖人心遊于道其應物者非其實也故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忽兮若海源兮若無所止衆人皆有餘我獨若無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豈真愚人之心哉蓋我所異于衆人識本達原不流于未是謂貴食母

筆乘

人之爲學憂不得善也吾能絕學則奚憂之有然非強絕也知性本無善也彼爲善者雖異于惡而離性則一其少異者如唯與阿之間耳夫以善惡之同而聖人亦不廢善者蓋人之所畏不得不良所謂吉凶與民同患也至其心游于性初方且荒兮未央而豈若善之有涯淡可限量哉故人之樂善如享大牢春登臺而我獨泊兮如嬰兒之未孩無朕兆也乘乘兮無所歸無棲泊也人之得善皆有贏餘而我獨若遺若愚人之沌沌無知識也人皆昭昭察察皆若有所以而我獨昏也悶悶也忽兮若海源兮無所止也此豈聖人真頑且鄙哉以衆皆逐其子我獨貴其母不能不與衆異耳蓋性無善惡而善惡萬法

從此而生
明之食母

靖

或曰唯阿同出于聲善惡同出于爲達人大觀本實非異正如城穀亡羊之說也此故太上清是非俱泯者之所爲然學者直須于善惡不可名著眼始得若直以爲善與惡同耳則是任天下至惡而不之顧也哉

純南註

天非日無以煜物人非學無以致道故曰學者之心之白也聖人乃曰絕學無憂豈誠然哉然無所用其心哉蓋所絕者世俗之學而所貴者食母之學也母者何也德者萬物之母而道又德之母則聖人所謂母兼道德而言之也食者味之以自養也味道德而自養則無爲而無不爲而其樂不可量矣又奚暇爲彼俗學以自取憂也哉聖人所以異于人者以此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悅惟惚兮恍兮

其中有象。况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竊冥皆不可見之意。鄧錡云。恍惚便是物。非恍惚之中。更別有物。經云。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是也。窈冥便是精。非窈冥之中。更別有精。張平叔云。窈冥莫測。是真情。是也。王輔嗣曰。信。驗也。閱。自門出者。一。而數之言。道。如門。萬物皆自此往也。漢書此。如傳舍。所閱多矣。陸機賦。川閱水而成。川。世閱入而為世。其用字之美。並同一。訓。經歷亦同此義。甫。美也。又始也。

蘇註 道無形也。及其運而為德。則有容矣。故德者道之見也。自是推之。則衆有之容。皆道之見于物者也。道非有無。故以恍惚言之。然及其運而成象。著而成物。未有不出于恍惚者也。方有無之未定。恍惚

而不可見。及夫有無之交。則見其窈冥深渺。雖未成形。而精存乎其中矣。物至于成形。則真偽雜矣。方其有精。不容偽也。真偽既雜。自一而為二。自二而為三。紛然錯出。不可復信矣。方其有精。不吾欺也。古今雖異。而道則不去。故以不去名之。唯未嘗去。故能以閱衆有之變矣。甫。美也。雖萬物之美。不免于變也。聖人所以知萬物之所以然者。以能體道而不去故耳。

呂註 其遺物離形。至于若遺。其去智忘心。至于若鄙。已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方惚而恍。恍則不昧。不昧則明。明則疑于有物也。然其中。有象。象者。疑于有物。而非物也。故曰。無物之象。又曰。大象無形。方恍而惚。則不覺不覺。則晦晦。則疑于無物也。然其中。有物。物者。疑于無物。而有物者也。故曰。無狀之狀。又曰。有物。混成恍惚。則不測不測。則神矣。窈冥者。神之又神者也。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精者。得道之一。而不雜者也。天下之物。真而不偽。信而

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孔大也。窈。鳥山反。惚。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是也。窈冥。便是精。非窈冥之中。更別有精。張平叔云。窈冥。莫測。是真情。是也。王輔嗣曰。信。驗也。閱。自門出者。一一而數之。言道如門。萬物皆自此往也。漢書此如傳舍。所閱多矣。陸機賦。川閱水而成。川世閱人而為世。其用字之美。並同。訓。經歷。亦同此義。甫。美也。又始也。

蘇註 道無形也。及其運而為德。則有容矣。故德者道之見也。自是推之。則衆有之容。皆道之見于物者也。道非有無。故以恍惚言之。然及其運而成象。著而成物。未有不出于恍惚者也。方有無之未定。恍惚

而不可見。及夫有無之交。則見其窈冥深渺。雖未成形。而精存乎其中矣。物至于成形。則真偽雜矣。方其有精。不容偽也。真偽既雜。自一而為二。自二而為三。紛然錯出。不可復信矣。方其有精。不吾欺也。古今雖異。而道則不去。故以不去名之。唯未嘗去。故能以閱衆有之變矣。甫。美也。雖萬物之美。不免于變也。聖人所以知萬物之所以然者。以能體道而不去故耳。

呂註 其遺物離形。至于若遺。其去智忘心。至于若鄙。已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方惚而恍。恍則不昧。不昧則明明。則疑于有物也。然其中。有象。象者。疑于有物。而非物。則不晦。晦則疑于無物也。然其中。有物。物者。疑于無物。而有物者。故曰無狀之狀。又曰有物。混成恍惚。則不測。不測則神矣。窈冥者。神之又神者也。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神者。得道之。而不雜者也。天下之物。真而不偽。信而

不忒常而不變未有加于此而天下之始吾于是乎
閱之故曰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以閱衆甫故爲道者不數不味存其恍惚無視無聽
致其窈冥有象此有物有物此有精有精此有信爲
道至于有信則與吾心符而至物得矣欲知天地萬
物之所以爲天地萬物者莫不始于此而巳故曰吾
何以知衆甫
之然哉以此

息齋註

孔者大也德之大者其容亦大道未嘗有容
而孔德之容亦依于道故起以道起吾不知
其起滅以道滅吾不知其滅道之爲物恍惚窈冥而
不可常然于恍惚之中有象于恍惚之中有物于窈
冥之中有精則無中無不有也有中之有衆皆以爲
有不知有本不實有中反無無中之有人所不知而
初不知無中反有蓋有中真有有之相者也惟無中
之有然後爲有中真唯其真而不假故不以有而
存不以無而亡是謂有信自古及今不變不異其精
不去聖人所以能觀羣有之始而知羣有之所由然

以其體于至無
故能觀衆有也

純甫註

孔德之容即前章泊兮未兆以下是也惟道
是從言此盛德容貌皆從道出此聖人所以
貴食母也下乃反覆形容道體之妙恍惚窈冥皆幽
深微渺不可爲象之意物即象也真即精也信即真
也變又叶韻與詩體相似逐句而爲之說則鑿矣閱
歷也衆甫天地萬物凡自道而出者皆是也衆甫與
化遷流而道則終古自若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以閱衆甫然指閱而言此指恍惚窈冥而言言吾何
以知衆甫爲道所閱哉正以道體恍惚窈冥無可變
壞故衆甫往而道常存若傳舍之閱過客然也蘇子
瞻曰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
長也與此意合至禪伯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
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
時彫則更明白矣

筆乘

道無形容一可形容即屬之德然知德容則道
亦可從而識如所謂恍惚窈冥是也人之學道

喜于有作至恍惚窈冥其苦蕩難于溱泊矣不知惚恍無象即象也恍惚無物即物也窈冥無精即精也如釋典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也暫為假常為真恍惚窈冥則不以有而有不以無而亡夫孰真且信于此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也昧者乃謂恍惚窈冥之中真有一物者夫恍惚窈冥則無中邊之謂也而物奚麗乎況有居必有去又何以亘古今而常存乎然則易謂閱眾甫也甫始也人執眾有為有而不能玄會于微妙之間者未嘗閱其始耳閱眾有之始則知未始有始知未始有始則眾有皆眾妙而其為恍惚窈冥也一矣是所以知眾有即真空者以能閱而知之故也釋氏多以觀門示人悟入老子之言豈復異此故閱眾始則前際空觀其微則後際空萬物並作觀其復則當處空一念歸根三際永斷而要以能觀得之學者誠有得意乎知常也則必自此始矣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

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符夫音

蘇註

聖人動必循理理之所在或直或曲要於通而已通故與物不違不違故全也直而非理則非直也循理雖柱天下之至直也眾之所歸者下也雖欲不盈不可得矣昭昭察察非道也悶悶若將敝矣而日新之所自出也道一而已得一則無所不得多學而無以之則惑矣抱一者復性者也蓋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皆抱一之餘也故以抱一終之目不自見故能見物鏡不自照故能照物如使自見自照則自為之不暇而何暇及物哉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皆不爭之餘也故以不爭

終乏世以直為是以曲為非將循理而行于世則有不免于曲者矣故終篇復言之曰此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夫所謂全者非獨全身也內以全身外以全物物我兼全而復于性則其為直也大矣

呂註 能知衆甫之然則能抱一致柔能抱一致柔則者曲之使然者也天下之物唯水為幾于道一西一東而物莫之能傷是曲則全也避礙萬折而必東是枉則直也善下而百谷歸之是窪則盈也受天下之垢而其清焉是故則新也唯得一者為足以與此故曰少則得衆人所以不能然者以其不一故也故曰多則惑制財用必有式傳土木必有式所持者約而所應者傳也聖人抱一以為天下式亦如是而已故可以曲可以枉可以窪可以敝無往而非一也故因天下之所見而見之而我不自見也則所見無不察故曰不自見故明因天下之所是而是之而我不自是也則所是莫之能蓋故曰不自是故彰歸天下以功而我不自有也故有功任萬物以能而我不自矜

也故長如是者無他得一則無我無我則不爭夫唯不爭天下莫能與之爭矣古之所謂曲則全其要如是而已知所以曲則全則知所以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矣而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我故有功豈非所謂全而歸之哉

息齋註 物不可以終曲故曲則全物不可以終枉故易感此盈虛之至理也古之聖人所以能為萬物宗者以其抱一也抱一者常與道俱故不自見而因人之見不自是而因物之是不自有其功而因人之功不自矜其長而因人之長唯其立于物之獨而不與物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聖人循理而動求其不全不可得而未嘗不全而又能致曲以養之其全之也至矣是謂誠全歸之

宏甫註 夫人無不欲全也而失其所以全之道往往以全求全而卒不能全者此不下之通弊也

不知五臟六腑四肢百骸至曲也。而人賴以全。若曲則不能全矣。引繩而直之。故以繩為直。而不知其狂也。苟非狂妄。能直哉。海窪也。而常盈。日月舊也。而常新。飲酒食肉。少也。而以飽。以適。若務多不已。則牛噉隨而反傷矣。是惑也。知此。則知聖人抱一之道矣。夫一之能多也。猶少之能得。故之能新。窪之盈。枉之直。曲之全也。是倒行逆流之理。而聖人之所以為。武于天下者。借乎其不知也。由此觀之。學道者。可以為矣。夫目至明也。而不能自見。其目使其見。目所不見。明矣。安能明然。則不自是者。人必是之。不自功者。人必推功。不自長者。人必以為長。不爭者。人必不與之爭。皆曲全之道也。嗚呼。能全而歸之者。果誰乎。

筆乘 曲則全。在則直。窪則盈。蔽則新。凡以明少則得。一國三公不知誰道也。抱一而天下式。則其得多矣。故芻蕘生者。絲其多方。亡羊者。苦于歧路。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

不疑于之

天地尚不能久。而況于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道者。道亦樂得之。同于德者。德亦樂得之。同于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有不信。飄風疾風也。驟雨暴雨也。自且及晡。為必不能及。岐伯所謂亢則害。承乃制也。樂不聲。

蘇註 言出于自然。則簡而中。非其自然而強言之。則煩而難信矣。故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此所謂希言矣。陰陽不爭。風雨時至。不疾不徐。盡其勢之所至。而後止。若夫陽亢于上。陰伏于下。否而不得洩。于是為飄風暴雨。若將不勝。然其勢不能以終日。古之聖人。言出不希。行出于夷。皆因其自然。故久而不窮。世或厭之以為不若詭辯之悅耳。怪行之驚世。不知其不能久。

也孔子曰苟志于仁矣無惡也故曰仁者之過易辭
志于仁猶若此而況志于道者乎夫苟從事于道矣
則其所為合于道者得道合于德者得德不幸而失
雖失于所為然必有得于道德矣不知道者信道不
篤因其失而疑之于是益以不信
夫唯知道然後不以得失疑道也

呂註 所之不聞名曰希言而知其所以言則言出于
不言而所之不聞矣故曰希言希言者以道言
也故曰自然飄風驟雨成之暴戾非出于常然也故
雖天地為之尚不能終朝終日之久人之言不出于
自然則多而數窮宜矣故唯從事于道者為能無我
無我則道也德也失也吾不見其所以異故道者我
則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而恢詭譎怪通
為一也夫唯不見其所以異而與之同則彼雖有以
異我而未嘗去我也故曰同于道者道亦得之同于
德者德亦得之同于失者失亦得之唯其信不足則
于是乎有道有德有失而不
同矣故曰信不足有不信

筆乘

道以自然為至而世希言之者喜于作也有作
必有輟惡能久乎即飄風驟雨之不能久焉亦
可見也從事于道者不然從事于道則自然矣自然
則本無可得亦復何失無得無失而隨世之得失故
為德為失皆信其所至而無容心焉無不同矣無不
同亦無不樂乃其理也夫無不同則求其信且不可
得況不信乎苟離道而為德不能同于失矣離德而
為失不能同于德矣不能同于德同于失而欲其同
于道者未之有也所謂信不足焉有不信也皆飄風
驟雨之類也或曰首楞嚴言非因緣非自然而老氏
以自然為宗有以異乎余曰無以異也夫所惡夫自
然者有所自而自有所然而然也夫所惡夫自
然而然則是自然也在有物之上出非物之下是釋
氏之所詞也老聃明自然矣獨不曰無名天地之始
乎知無名則其自也無自其自也無自則其然也無
然其自無自其然無然而因若緣曷能圓之故曰精
覺妙明非因非緣非自然非不自然離一切
相即一切法蓋所謂不可道之常道如此

字書楞嚴釋
藏經石本文
誤字恐誤也

也孔子曰苟志于仁矣無惡也故曰仁者之過易辭
志于仁猶若此而況志于道者乎夫苟從事于道矣
則其所為合于道者得道合于德者得德不幸而失
雖失于所為然必有得于道德矣不知道者信道不
篤因其失而疑之于是益以不信
夫唯知道然後不以得失疑道也
呂註 所之不聞名曰希言而知其所以言則言出于
也故曰自然而所之不聞矣故曰希言希言者以道言
雖天地為之尚不能終朝終日之久人之言不出于
自然則多而數窮宜矣故唯從事于道者為能無我
無我則道也德也失也吾不見其所以異故道者我
則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而恢詭譎怪通
為一也夫唯不見其所以異而與之同則彼雖有以
異我而未嘗去我也故曰同于道者道亦得之同于
德者德亦得之同于失者失亦得之唯其信不足則
于是乎有道有德有失而不
同矣故曰信不足有不信

筆 道以自然為至而世希言之者喜于作也有作
必有較惡能久乎即飄風驟雨之不能久焉亦
可見也從事于道者不然從事于道則自然矣自然
則本無可得亦復何失無得無失而隨世之得失故
為德為失皆信其所至而無容心焉無不同矣無不
同亦無不樂乃其理也夫無不同則求其信且不可
得況不信乎苟離道而為德不能同于失矣離德而
為失不能同于德矣不能同于德同于失而欲其同
于道者未之有也所謂信不足焉有不信也皆飄風
驟雨之類也或曰首楞嚴言非因緣非自然而老氏
以自然為宗有以異乎余曰無以異也夫所惡夫自
然者有所自而自有所然而然也有所自而自有所
然而然則是自然也在有物之上出非物之下是釋
氏之所訶也老聃明自然矣獨不曰無名天地之始
乎知無名則其自也無自其自也無自則其然也無
然其自無自其然無然而因若緣曷能圓之故曰精
覺妙明非因非緣非自然非不自然離一切
相即一切法蓋所謂不可道之常道如此

卷之三 十五

跛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立欲增高則反害其立行欲增闊則反害其行贅疣贅也行當作形古字通也食餘人必惡之形贅人必醜之左氏人將不食吾餘莊子附疣是也惡去音處上聲

蘇註

人未有不能立且行者也苟以立為未足而加其行立者彼其自見自是自伐自矜者亦若是矣譬如飲食適飽則已有餘則病譬如四體適完則已有贅則累

呂註

跛之為立非立之常也跨之為行非行之常也則不可久故雖立不立雖行不行也道固無我

無我則不爭則夫自見自是自矜者亦非其常也故其為道也為餘食贅行而已夫俗人皆嗜之矣而吾復取焉是餘食也性本無是而特侈之是贅行也餘食贅行物或惡之則有道宜其不處也夫道處眾人之所惡而曰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何也蓋罕虛柔弱者眾人之所惡而去之者也故有道者處之自是矜伐者眾人之所惡而爭之者也是以不處則或處或不處其為不爭一也

息齋註

石無足而立風無足而行蓋由立者不知其立行者不知其行也足不至地曰跛足越于行曰跨立而跛立必不久行而跨行必不長古之學道者必全于天及其遇物而應不作思慮如人手足耳自內應于心無使之者若使手足耳目思而後應則舉動之間莫知所措矣是以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由其有自心也學道而有自心是為餘食贅行夫食者適于飽行者適于事既飽之餘芻豢滿前唯恐其不持去行不適事雖仲子之廉尾生之信猶可厭也故食之餘與行之贅

卷之三
 一六

此二器物或惡之有道者常行其所自然故食不餘行不贅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

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

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

亦太域中有四太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

法道道法自然混渾通先悉薦反強上聲介甫云寂

立古今常一曰不改無所不在曰周行所在皆通曰

始不夫道非清非濁非高非下非去非來非善非惡

注夫道非清非濁非高非下非去非來非善非惡混然而成斡其于人為性故曰有物混成此本

有知其生者蓋湛然常存而天地生乎其中耳寂兮

無聲寥兮無形獨立無匹而未嘗變行于羣有而未

嘗殆俯以化育萬物則皆其母矣道本無名聖人見

萬物之無不由也故字之曰道見萬物之莫能加也

故強為之名曰大大然其實則無得而稱之也自大而

求之則逝而往矣自往而求之則遠不及矣雖逝雖

遠然反而求之一心足矣由道言之則雖天地與王

皆未足大也然世之人習知三者之大而不信道之

大也故以實告之人不若地地不若天天不若道道

不若自然然使人一日復性則此三者人皆足以盡

矣

呂註

有氣也有形也有質也而天地人之位分可聞也可見也可搏也而耳目心之官辨是物也未見氣與形質者也氣形質渾淪而未相離者也而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搏之不可得則其形不可得而見也故吾不知其名而命之其義可言也故字之曰道不知其名以心契之也字之曰道以義言之也

老子真

卷之二

十一

道之為物用之則弥滿六虛而廢之莫知其所則大
立足以名之哉強為之名而已大則周行而無不在
不止于吾身而已故大曰逝逝則遠而不禦故逝曰
遠遠而不禦則吾求其際而不可得也復歸其根而
未始離乎吾身也故遠曰反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在六合之外則大不足以言之所謂四大者域中而
已王者人之復命知常守容乃公公乃王者也故域
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王者人道之盡者也人以有
形而合于無形于地亦然則地之所至人亦至焉故
曰人法地天之所至地亦至焉故曰地法天道之所
至天亦至焉故曰天法道道則自本自根未有天地
自古以固存而以無法為法者也無法也者自然而
已故曰道法自然

息齋註 謂之有物者不可名也謂之混成者不可脩
也先天地生不見其始不見其始則不知其
終既無始終則獨立不改然雖獨立未嘗獨立周行
萬物無所不入而無有危殆天下之物無不由之而

出生生不窮故可以為天下母然謂之獨立非獨立
謂之周行非周行謂之天下母非天下母吾皆莫知
其名字之曰道強名之曰大謂之大矣然其夫未嘗
見大而嘗化故曰逝謂之逝矣然其實未嘗去無所
不周故曰遠謂之遠矣然其一念之間無所不具故
曰反由其大而能逝遠而能反故非大非細非遠非
近皆不可名是之謂道及道降而生物天地區分域
中四大自世人言之則王之天不及天地之大天地
之大不及道之大而此言四大王居一焉遂以王配
道若無難者夫以一人之身喜怒哀樂之節尚何位
天地育萬物而況于王乎苟能轉以相法人
法地地法天天法道則王之配道又何難哉

李約註 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是謂域中四大蓋王
下得之而安故謂之德凡言人屬者耳其義云法地
地如地之無私載法天天如天之無私覆法道道如
道之無私生成而已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也
後之學者謬妄相傳皆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

法自然則域中有五大非四大矣豈王者只得法地而不得法天法道乎天地無心而亦可轉相法乎又況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然是道為天地之父自然之子支離決裂義理疎遠矣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

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

則失根躁則失君根本也躁者動之甚而煩擾也君

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故曰重為輕根靜為躁君管子曰動則失位靜則自得離去聲輜重持友

古者凡吉行乘乘車師行乘兵車皆有輜重車在後輜重故稱輜重榮觀紛華之觀也公羊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處上聲燕處猶燕居超然高出而無繫著也奈如也乘去聲失根一作失

李二作失臣非今從王輔嗣本

本

蘇註

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大不行者使行不而動者制動故輕以重為根躁以靜為君行欲輕而不離輜重榮觀雖樂而必有燕處重靜之不可失如此人主以身任天下而輕其身則不足任天下矣輕與躁無施而可然君輕則臣知其不足賴臣躁則君知其志于利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呂註

輕者先感重者後應應者感之所自生則重為所役則靜為躁之君矣是以君子終日之間其行為可以約齋矣然猶不離輜重則輕之不可以無重也雖有榮觀為足以適矣而必有超然之燕處則躁之不可以無靜也終日之行與其榮觀猶且如此況乎萬乘之主任重道遠以觀天下其可不靜且重乎蓋迫而後動感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則重矣無為焉則靜矣苟其動常在子得已之際而不能無為則是以身輕天下而不重不重則躁而不靜矣故曰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

卷之二 十九

道則不王蓋輕則任臣之勞而代乏而臣則無為而與上同道則不臣不臣則是失臣也躁則忘君之逸而為主則失君也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息齋註

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無所不至而不離其本也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無所不為而常無為也奈何萬乘之君不自量其重而徒以身驅馳于天下之細故若以細故自嬰則一物足以役之矣又何足以

宰制天下邪雖然輕與躁皆足以為病而躁之病猶甚下輕蓋輕者役其心淺而躁者役其心深輕之失不過失于所輕而止躁之失則中君內擾失靜之全故輕則失君躁則失君

宏甫註

有輜重則雖終日行而不為輕何也以重為靜為之君也故輕則失重根躁則失靜君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

捷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

收人故無弃人常善救物故無弃物是謂襲明故善

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

資雖知大迷是為要妙瑕玉玷也謫直革反責也籌

之捷其偃反拒門木也橫曰關豎曰捷結繫也繩索也約束也襲相傳襲也一作掩襲之襲言密用也傳

亦云是以聖人常善救人二

于字獨見河上本古本無

乘理而行故無迹時然後言故言滿天下無口

德之人其于萬物如母之于子雖縱之而不失故無

關而能閉無繩而能約彼方拔策以計設關以閉持

繩以結其力之所及者少矣聖人之于非特容之
又善救之我不奔人而人安得不歸我乎夫救人于
危難之中非救之太者也方其流轉生死為物所救
而推吾至明以與之使暗者皆明如燈相傳相襲而
不絕則謂善救人矣聖人無心于教故不愛其資天
下無心于學故不貴其師聖人非獨吾忘天下亦能
使天下忘我故也聖人之妙
雖智者有所不喻故曰要妙

呂註

車行則有軌徒行則有迹則行固不能無軌迹
者也知行之所以行則行出于不行故曰善行
無軌迹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則言固不能無瑕謫者
也知言之所以言則言出于不言故曰善言無瑕謫
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算唯
得一而忘言者為能致數致數則其計不可窮矣故
曰善計不用籌筭天門無有闢闔在我我則不闢誰
能開之故曰善閉無闕鍵而不可開天下有常然者
約束不以繩索因其常然而結之故曰善結無繩約
而不可解故行而不以此則行不能無軌迹言而不

以此則言不能無瑕謫計也閉也結也而不以此則
雖用籌筭而亂雖有關鍵而開雖有繩約而解所存
于已者不能無散何散不物之救哉聖人唯能體道
以善此五者是以常善救人而無弃人常善救物而
無弃物矣何則此五者性命之理所同然者也唯聖
人以知常之明而救之于所同然之際耳行之言之
計之閉之結之而莫知其所以然則其明襲而不可
得見故曰是謂襲明唯其善救也故善人不善人之
師不善人善人之資明人之不善何弃之有哉雖然
志道者忘心善人者雖不善人之師而吾不知其師
之為可貴也不善人雖善人之資而吾不知其資之
為可愛也不貴其師不愛其資則雖智者有所不知
而遠迷矣夫唯以智求之而不得此道之
所以為要妙也故曰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董註 輪輾地為輟迹夫與道為一何迹之有謫過也
惟和以天倪故無口過道一而已總括萬有是
謂善計無門無房四達皇皇而天地之大亦不能出
乎其外是謂善閉妙本湛然不為法縛不求法脫堂

堂密密了無間然所謂不可須臾離也苟溺于刻意尚行執言帶句用心計度以求道而不達方便之門則反為教相所縛不能徹見萬法根元矣所謂善結者無為而已夫救人于危難特救其形耳而且未必能博豈足善哉惟彼方執著有為迷其性于暗蔽之中而我以兼容容之先覺覺之破彼之天光自發如明燈之傳襲無盡而在我者既以與人己愈多則其明亦何限量哉故曰常善常之為言無時不然也

息齋註 行未有無迹言未有無瑕計未有非籌筭閉未有非關鍵結未有非繩約唯得道者行不以是故無轍迹言不以口故無瑕謫計不以心故無籌筭閉不以關鍵故不可開結不以繩約故不可解由其以至常為體而妙于用常故能無所不善常之為道人人而有物物而得既謂之常則不以人而多不以物而少由人與物雖有常而失其真常故聖人每以真常救之以真常救人則人無弃人以真常救物則物無弃物然亦豈聖人能為此哉由人與物皆有此明聖人還以其元明示之故曰是謂襲明至于

襲明則均于一惟人無善無不善故善人不善人之師言不善人之可以為善人也不善人善人之資言不善人之本同善人也若不貴其師而不師其善不愛其資而甘于為惡雖有多智祇益為迷反本還原是謂要妙

程俱論 善行善言善計善閉善結皆常善也唯常善也故能救人無弃人救物無弃物有為之善其能爾乎唯無積也故能為人已愈有與人已愈多住相之施其能爾乎推是道以濟天下而度羣生亦何儒釋老之分哉

宏甫註 自謂有法可以救人是弃人也聖人無救是以善救然則無關者善閉無約者善結無策善計無謫善言無迹善行皆可知矣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

于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
忒復歸于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
常德乃足復歸于樸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
長故大制不割守保守也復並扶又反谿谷衆水所
注天下極言之也式法也忒爽也足
全也長上聲制裁

呂註 雄動而雌靜雄剛而雌柔雄倡而雌和知其雄
守其雌則篤靜致柔和而不倡者也故為天下

谿谿之為物受于谷而輸于江海受而不拒輸而不
積物之能通而無在者也通則常德不離矣人之
生也常德內全與物無迂及為物之所遷則日益以
離唯能篤靜致柔和而不倡則常德不離而復歸于
嬰兒矣白于色為受采于物為明于行為金于數為
四黑于色為不受染于物為晦于行為水于數為一

知其白守其黑不受萬物之染若晦若水終之于抱
一抱一則能曲能枉能窪能故可以為天下式為
天下式無往而非一則常德不忒矣不離者不離其
故處而已而未必能不忒也不忒則不差矣嬰兒之
為物專氣致柔不失其一體之和而已復歸于無極
則嬰兒不足以及言之也草木之蕃也為榮其謝也為
辱人之所以為榮辱亦若是而已知其榮守其辱去
華歸根雖被以天下之所甚惡而不能累焉故為天
下谷谷之為物虛而能盈應而不藏而江海之源所
自出者也為天下谷則反乎其源矣故常德乃足
則又非持不忒而已復歸其樸樸者真之全而物之
混成者也唯其混成而未為器故能大能小能曲能
直能短能長能圜能方無施而不可則無極不足以
言之也然則守其雌守其黑守其辱足矣安用知其
雄與白與榮哉蓋守之以為母知之以為子守之以
為經知之以為變也樸散則為器器之為物能大而
不能小能曲而不能直能短而不能長能圜而不能
方故聖人用之為官長而已非容乃公公乃王之道

也若夫抱樸以制天下其視天下之理猶庖丁之視牛未嘗見全牛也行之于所無事而已恢恢乎其于游刃有餘地矣何事于割哉故曰大制不割

息齋註

雄動而作雌靜而處動必歸靜雄必歸雌故為天下谷白者欲其有知黑者欲其無知有知以無知為貴知白以守黑為賢故為天下式榮者我加于人辱者人加于我我加于人而人能受則其益在人而人能受則其益在我故為天下谷然道之常豈有所謂雄雌白黑榮辱者哉曰知曰守者非常德也及散而為德以德自處若用其雄用其白用其榮則失常德矣若用其雌常德不離復歸于嬰兒用其黑常德不忒復歸于無極用其辱常德乃足復歸于樸所謂嬰兒曰無極曰樸者真常也故真常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守必使可知可守者復歸于常然後為道及樸散為器聖人以道制器猶不失于道故用之為官長官長者視天下猶官長之非如家而私之也故官而不私長而不宰是謂大制不割

割

純南註

此言聖人以無御有微妙同玄之道知知子之意雌雄以剛柔言黑白以明晦言榮辱以貴賤言豁谷在下眾流所歸也式法也亦歸之意常德真常之德嬰兒言其和也無極言其虛也樸言其質也皆指常德言之此章變文吐韻反覆吟味亦與詩體相類既曰守雌為豁矣又曰常德不離覆而言之非為豁之後復有不離之功也既曰常德不離矣又曰復歸嬰兒申而言之非常德之外復有嬰兒可歸也下二者故此蓋天下之事非柔所能獨濟者固有時而用剛也非晦所能獨理者固有時而用明也非賤必知其雄知其白知其榮也然剛不生于剛而生于柔明不生于明而生于晦貴不生于貴而生于賤是剛也明也貴也物之末也子也去道遠者也柔也晦也賤也物之本也母也去道近者也此聖人所以必

守其雌守其黑守其辱也。聖人守此而天下之母在。我矣。其子焉往。所以為谿為谷為式。而天下歸之者。正以此。此真常之德。未之離焉耳。其常德不離。則雖至剛。以決天下之事。至明。以燭天下之情。至貴。以蒞天下之賤。然為而不恃。長而不宰。功成而不居。未嘗不復歸其根也。聖人之有天下。而不與也。以此。嬰兒無極樸。實人固有之道。故以復歸言之。官長羣有司之長也。樸可以割。而為器。而器不可以為樸。官長可以統羣有司。而羣有司不可以為官長。聖人為母。不為子。猶之為樸。不為器。為官長。不為羣有司。正其本。而已。不然。逐于忘母。紛紛然。惟雄白策之求。與物相相摩。而莫之能止。則身之不暇治。而況天下之歸哉。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隨。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取如左氏

取我甲冑而伍之。史記取高帝約束紛更之。取為治之也。司馬溫公曰。為之則傷自然。執之則乖通變。响音許。一音虛。羸力為反。載始也。又任載也。隨許規。反去上聲。陸農師云。去甚。慈也。去奢。儉也。去泰。不敢為天下先也。三者聖人所以取天下也。

蘇註 聖人之有天下。非取之也。萬物歸之。不得已而受之。其治天下。非為之也。因萬物之自然。而除其害耳。若欲取而為之。則不可得矣。凡物皆不可為也。雖有百人之聚。不循其自然而妄為之。必有齟齬不服者。而況天下乎。雖然。小物寡眾。猶有可以力取。而智奪者。至于天下。之大有神主之。不待其自歸。則叛不聽。其自治。則亂矣。陰陽相盪。高下相傾。大小相使。或行于前。或隨于後。或响而暖之。或吹而寒之。或益而強之。或損而羸之。或載而成之。或隨而毀之。皆物之自然。而勢之不免者也。世之愚人。私已而務得之。欲拒而違之。其禍不覆。則折。唯聖人。則知其不可。逆順以待之。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使不至于過。而

傷物而天下無患矣此不為之至也堯湯之于水旱雖不能免而終不至于敗者由此故也易之泰曰后以財放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三陽在內三陰外物在泰極矣聖人懼其過而害生故財成而輔相之使不至于過此所謂去甚去奢去泰也

呂註 聖人抱樸以治天下故太制不割則其取天下常以無事而已取之也者得天下之心使之不去者也則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非所以取天下也非所以取而取之吾是以見其不得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天下之為器神器也唯神道可以御神器神無思也無為也而為之則御之非其道矣故不可為也為者所以求成而適足以敗之執者所以求得而適足以失之也堯非有人非見有干人巍巍乎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凡此者真知所以取天下者也非為而執之者也是以凡物有行則有隨有响則有次有強則有羸有載則有墮事勢之相生不得不然也則安可以執而為之哉是以聖人去

甚去奢去泰凡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已其敢為也哉

元澤註

至人體神合變與物為一雖兼制天下而未嘗有有故能從容無為而業無不濟糠粃草苴將陶鑄帝王若夫塊然有而以已遇物則雖六尺之身運轉妨滯若將不容而況天下之大與取者取物是其有我為者造作是其有為有已有為之人方且存乎憂患之間而何暇治人乎聖人心超有無不物于物故陰陽交代而我法不遷苟為有有則物與為敵萬變糾錯不可勝圖矣故獨行于前而不知隨者在后如形影之不舍响之欲溫而不知吹者之已至如寒暑之相生知強而已則羸者有時而來知載而已則墮者應手而至此皆造化之大情朝暮之常態有者不知由已不了故有此患而更與為兢夫如是則雖介然一物之微而憂患之大充塞天壤安能操神器而不累乎聖人合于無以酬萬變方其為也亦不以經懷如鏡應形適可而止分外之事理所不為彼有者妄見諸相於已樂能為之不已故事

也之斜
誤斜

輒過分此由不知行隨也
吹強羸載噫之反覆故爾

息齋註

聖人體道以為質不得已而受形于天地之間由天下不得聖人則不治故不得已取天下而為之然聖人視此身猶寄也以下天下寄其所寄豈肯強其所無以失其常之道哉由不知道者以天下為實有而我始君之于是以有為撓之以有物執之而不知其所為者反足以敗之其所執者反足以失之蓋物之在天下或往可以行或止可以隨或虛之可暖或吹之可寒或強而壯或羸而損或任而載或我而隨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若必欲為之執之使行者為隨嗟者為吹強者為羸載者為隨則雖天且不可變但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使可行可嗟可強可載者不至于過而或隨或吹或羸或隨者不至于是謂以吾自然輔其自然而已聖人所謂甚

薛註

物各有自然之性豈可作為以害之是以聖人去其甚去奢去泰惟因其自然而已聖人所謂甚者不至于是謂以吾自然輔其自然而已
奢泰者非謂後世夸淫踰侈之事凡增有為於易簡之外者皆是也漢書黃霸傳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其言本此而意實不同事有大過者去之小而無害不必改作此漢人之意也物有固然不可強為事有適當不可復過此
老子之本意也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好去聲還旋也處上聲善即有道者也不得已為之難也莊子曰不得已而後動又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又託不得已以養子皆與老子語合果而勿矜以去五而字當讀如於字人方果於彼我獨果于此也矜自恃也伐夸

大也。驕恣肆也。已止。

蘇註

聖人用兵皆出于不得已。非不得已而欲以強
始皇漢孝武或以殺其身或以禍其子孫人之所毒
鬼之所疾未有得免者也。兵之所在民事廢故田不
修用兵之後殺氣勝故年穀傷凡兵皆然而況以兵
強天下者邪果決也德所不能緩政所不能服不得
已而後以兵決之耳勿矜勿伐勿驕不得已四者所
以為勿強也壯之必老物無不然者惟有道者成而
若缺盈而若冲未嘗壯故未嘗老未嘗成
以兵強天下壯亦甚矣能無老乎無成乎

呂註

人主者無為者也。佐人主者有為者也。取天下
不能無事而為之不已兵弊至于以兵強之雖
佐人王者任在干有為猶為不以道也。況于王道之
無為乎所以然者以其事好還而已。以道服天下則
天下莫敢不服而以兵強天下亦將阻是而抗我矣
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

後必有凶年師之毒天下如此故善用兵者果而已

果者克敵者也敵而克之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克

敵之謂也此出于不得已非所持以取強也果而勿

矜其能果而勿伐其功果而勿驕其勢其果常出于

不得已是乃果而勿強之道也如果而矜其能果而

伐其功果而驕其勢則是果于強非果于不得已者

也凡心則壯壯則老物之情也道也者貴于守柔以

為強乃所以久而不殆者也若以兵強天下則是柔

柔而用壯壯而必老則物而已豈道之所以
物物哉故曰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息齋註 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
兄是謂好還兵之不勝其害未易一二數使
幸而勝其殺氣之應地不能使之生天不能使之和
故荆棘生于屯戰之所饑饉起于軍旅之後則其不
勝者可知矣故善戰者因其不得已果于決而不
以是取強果者不久之謂也內持不得已之心外為
一戰之決故未嘗矜未嘗驕未嘗伐未嘗強皆生于
不得已也若得已而不已兵老而氣衰猶人壯之必

老為不道人之不道尚猶不盡年而况于兵之老乎

宏甫註 天道好還而以兵強佐人主者不知道者也夫知其不可以取強而遂已非果斷不能也

而惟善者能果故歷言當果數事其旨深矣物壯則老此天道也惟知強壯之可恃不知老敗之將至是謂不道不道之事不可不早已夫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

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

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

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蘇註 為常是謂不處 文觀而武匿者天地之道陰陽之理也兵而佳

呂註 之是乃器之不祥而物之或惡也是以有道者

居之時則是固以不祥之器處之而非君子之器也非所以佳之也必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故勝而不美也非所以佳之也天將救之以慈衛之慈者天下所以樂推而不厭也則殺人者豈其樂哉而美之則樂殺人者也樂殺人者不可得志于天下也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非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夫

以喪禮處之則是不祥之器而不美之可知也老子之察于禮學
者如此而謂老子絕滅禮學豈知其所以絕滅之意乎

息齋註

兵不可佳而佳猶人不可殺而殺故不樂殺
正其言詳矣然虛實奇正之本孫吳之論兵審虛實辨奇
氏曰恬淡為上勝而不美夫以恬淡言兵誠若不類
然不知恬淡則靜靜者勝之本也狂躁則動動者敗
之基也梁襄問孟子曰天下惡乎定曰定于一曰孰
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使果不嗜殺人則定
天下有不難者自古及今不嗜殺人者必興嗜殺人
者必亡嗜殺人而暫成者有已未者嗜殺人而多歷
年者也故君子戰勝以喪禮處之不祥之器有道者
不處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

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
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始譬道之在
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

王輔嗣註

道無形不繫常不可名以無名為常故曰
得道莫若守樸夫智者可以能臣也勇者可以武使
也巧者可以事役也力者可以重任也樸之為物憤
然不偏近于無有故曰莫能臣也抱樸無為不以物
累其真不以欲害其神則物自賓而道自得天地相
合則甘露不求而自降我守其真性無為則與不令
而自均也始制謂樸散始為官長之時也遂任名以
號物則失治之母故知止所以不始川谷求于江海
而自均故曰猶川谷之求江海也

蘇註 樸性也。道常無名，則性亦不可名矣。故其為物，舒之無所不在，而斂之，不盈毫末。此所以雖小，而不可臣也。故匹夫之賤，守之則塵垢秕糠，足以障鑄堯舜，而侯王之尊，不能守，則萬物不賓矣。沖氣升，降相合，為一，而降，甘露膺然，被于萬物，無不均遍。聖人體至道，以應諸有，亦露之無不及者。此所以能賓萬物也。聖人散樸為器，因器制名，益其徇名，而忘樸，逐末而喪本哉。蓋亦知復性，是以乘萬變而不殆也。江海之水，鍾也。川谷水之分也。道萬物之宗也。萬物道之末也。皆水也。故川谷歸其所鍾，皆道也。故萬物賓其宗。

呂註 道常無名，名之為道，則與道乖矣。方其無名，固未始有物也。其樸可謂小矣。而天下不敢臣之。夫何故？天地資之以始，萬物恃之以生，則天下孰有敢臣其所自始，與其所以自生哉？夫是之謂真君。萬物莫不有真君焉。是之謂也。侯王若能守，則是以真君君萬物，萬物孰有得其真君，而不賓者乎？故曰：聖人作。

而萬物觀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則交通成和之至也。侯王執道紀，而萬物賓之也。亦若是而已。孰得見其形哉？故人莫之令，而自均也。無名之樸，無思也，無為也。主室一動，則始制有名，而名亦既有矣。於是之時，亦將知止，則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為之于未亂，治之于未亂，則何始之有哉？此王侯所以守之之道也。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其有不歸之者邪？

息齋註 此言道與器相與為循環輕重也。道常無名，不可得而見。然匹夫得之，樸雖小，天下不敢臣。知尊之無以加於我也。侯王雖大，若不能守，則萬物不賓。蓋能賓之者，在此而不在彼也。譬如天地雖有高下，然至合以降甘露，非有人使之而無不齊者。是天地未嘗不同也。由是觀之道，雖小不必輕矣。王雖大，不必貴。天地雖判，不必離。雖道散而為物，物各有名，而天亦未嘗遂弃物也。唯其未嘗弃物，物立于

天地之間而不殆者以天猶生之也故物不以道散而虧道不以物生而散譬猶川谷之為雲雨江海之為霖澗川谷之氣未嘗不通于江海而江海之氣未嘗不通于川谷若以道觀之則未嘗一日而不循環若以器取之則水陸之分有不同者矣

筆乘 道常首章所謂常道也無名首章所謂無名也以其未彫未琢故謂之樸以其曰希曰微故謂之朴然能見小而守之者難矣侯王若能守是見小曰明者也知子守母者也如此則靜為動君而動為之臣一為萬生而萬為之賓又孰有臣僕者哉始即無名天地之始制者裁其樸而分之也始本無名制之則有名矣苟其逐於名而莫止則一生二二生三將巧歷不能算而種種名相皆以為實與接為構窮萬世而不悟陰陽之慘殆孰甚焉所謂不知常妄作以也誠知無可以適有則有亦可以之無是故貴其止止者鎮以無名之樸也知止則不隨物遷淡然自足殆無從生矣此非強之也物生以道生物滅以道

滅萬物皆作于道萬物皆歸于道我之性宅我自復之夫何難之有故江海之宗也川谷之派也異派必會于宗殊名必統于道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久而不亡者壽

即易之止其所也羅什曰在生而不生曰久在死而不死曰壽

蘇註 分別為智蔽盡為明分別之心未除故止于知人而不能自知蔽盡則無復分別故能自知而又可以及入也力能及人而不能及我能克己復性則非力之所及故可謂之強也知足者所遇而足則未嘗不富矣雖有天下而常挾不足之心以處之是終身不能富也

物變無窮而心未嘗失則久矣外生之變亦大矣而其性湛然不亡此古之至人能不生不死者也

呂註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自知然後能知人則明者固智之所自出也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自勝然後能勝人則強者固力之所自出也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能自知非所以知常也則知常者乃所以自知也明至于自知則其于知人也何有守柔曰強與接為搆日以心鬪非所以守柔也則守柔者乃所以自勝也強至于自勝則其于勝人也何有有自知之明則知萬物皆備于我而無待于外慕也故曰知足者富有自勝之強則于道也勤行而已矣無事于他求也故曰強行者有志知其足于已而強行之則能存其所存而不為物之所遷矣故曰不失其所者久能存其所存則雖死而未嘗亡也故曰死而不亡者壽

息齋註

知在外為智在內為明勝在外為力在內為強智與力為妄明與強為真入道之門皆由于此入所以不能入道者以自見不明而為物所勝也若內明則自不驚外不驚外則漸能勝物積日既

深自然入道凡不足者蓋不知我之有也萬物皆備于我逐照內觀知取諸一身而足不亦富乎知足心生漸離諸有有力未全未能充其所見必有強志乃能力行見清靜根漸返于道虛中證實所得不移無古無今浩然常住是謂不失其所等視死生有如旦暮生而不有死而不亡是謂壽

農師註

列子之不化莊子之不死佛氏之不滅與成神聖人之成也與生同謂之壽言其生也與成同謂之也夫唯生成同狀而萬物一府故夫身如蜩甲蛇蛇寓之而已蓋蜩之甲已成而其蜩未嘗亡蛇之蛇已腐而其蛇未嘗喪何則其真者雖成不滅也曰夫至人不焚于火不溺于水虎不能搏兕不能觸乘虛不墜觸石不礙而未嘗有死則又曰成而不亡何也蓋聖人之于時隨之而已時之所當行聖人不強避時之所當止聖人不強為視其天而已故有能之而能不為之是以有生而不死有死而不亡者也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
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
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
其大汎無繫一著也

蘇註

汎兮無可無不可故左右上下周旋無不至也
世有生有物而不辭者必將名之以為可也世有
避物而不有者必將辭物而不生而辭成
而不有者唯道而已大而有為大之心則小矣

呂註

可左可右也凡物之大者則不可名于小小則不可名
于大是道也以其可以左右也故萬物恃之以生而
不辭成功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為主夫唯不居不為
主故常無欲常無欲則妙之至者也故可名于小萬

物歸焉而不知主則容之至者也故可名于大雖然
既大矣而可名于小則非大也既小矣而可名于大
則非小也非大非小此道之所以隱于無名也然則
道之所以為大也果不在大也聖人勉道者也則其
所以能成其大者豈自大也哉

息齋註

大道汎兮充滿八極及其用之如在左右萬
物非道不生而道未嘗言其能也萬物非道
不成而道未嘗自名其功也萬物非道不養而道未
嘗自以為主也方其小則不見其狀及其大則未嘗
主萬物萬物悉歸焉聖人亦然終不自以為大
而萬物終無以過之唯其不取大故能成其大

筆乘

可名于小爾言不可名小可名於大爾言不可
名大既云可左可右所以非小非大非小非大
所以成其大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

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

不可既。林希逸云。大象者無象之象也。天下

往者執此而往。行天下也。既盡也。木象者道也。夫能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則

唯恐其傷而況有事傷之乎。未嘗有以傷之則歸而

往之者莫有受其傷矣。莫受其傷則天下皆安其夷

泰矣。夫樂可以悅耳。餌可以適口。則旅人爲之雷連

爲之歡。饜然非其所安。不可久處。故易曰。鳥焚其巢

旅人先笑後號咷也。夫執大象者則不然。不以欲樂

示於人。故言之出口。淡乎其無味。教之入心。泊乎其

不美。希乎夷乎。雖不足以視聽然用之不

窮。酌之不竭。彌乎千萬年而不可以既。

蘇註。道非有無故謂之大象。苟其昭然有形則有同

不足。以使天下皆往矣。有好有惡則有所利有所害

好惡既盡則其于萬物皆無害矣。故至者無不安。無

不平。無不美。作樂設餌以待來者。豈不足。以止過客

哉。然而樂闕餌盡。彼將舍之而去。若夫執大象以待

天下。天下不如好之。又況得而惡之。我雖無

臭味。形色聲音以悅人。而其用不可盡矣。

呂註。道之在天下。猶用谷之與江海。萬物歸焉而不

而不在。故曰。執大象天下往。失道而天下往。則去

之而已。則其往也。不能無善。執道而天下往。則雖相

忘于道術而未嘗相離也。故往而不害。安平泰。平者

者。過客而已。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則非餌之可嗜

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則非樂之可樂。若然者。用

之。豈可既乎。過客止。則爲之蘧廬而已。非可久者也

息齋註

道降而有象。象生則物往從之。愚者往而不

返。智者往而不害。往而不返者。失道而從物

卷之三

世五

也往而不害者與道俱也既與道俱往不離道無所不安無所不平無所不泰與道為一心不知道道不知心若知道而行則有不平有不泰矣聖人之于形器如過客之寓于旅亭暫住而去未嘗有顧惜之心苟為欲樂所餌過客止于所寓留而不去未有不為患者故聖人執大象而往雖從於物其心常與道俱味無味之味視無色之色聽無聲之聲用無用之用即于形器之間全收道用此其所以安平泰也

(36)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脫於深淵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歛音也聚也張開大也深淵原作淵邦原作國今從韓非本

蘇註

未嘗與之而遽奪則勢有所不極理有所不足勢不極則取之難理不足則物不服然此幾于用智也與管仲孫武無異聖人與世俗其迹固有相似者也聖人乘理而世俗用智乘理如醫藥巧於治病用智如商賈巧于射利聖人知剛強之不足恃故以柔弱自處天下之剛強方相傾相軋而吾獨柔弱以待之及其大者傷小者成而吾以不校坐待其斃此所謂勝也雖然聖人豈有意為此以勝物哉知勢之自然而居其自自然耳魚之為物非有爪牙之利足以勝物也然方託於深淵雖強有力者莫能執之及其脫淵而陸則蠢然一物耳何能為哉聖人居于柔弱而剛強者莫能傷非徒莫能傷也又將以全制其後此不亦天下之利器也哉魚惟脫于淵然後人得制之聖人雖處于柔弱而不厭故終能服天下此豈與衆人共之者哉

呂註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天之道物

老子真

卷之三

九六

之理人之事其勢未嘗不知此者也於張知歎於強
知弱於與知廢於與知奪非知幾者孰能與于此哉
故曰是謂微明然則能歎之張之弱之強之廢之與
之奪之與之者無形而柔弱者也為其所歎所張所
弱所強所廢所與所奪所與者有形而剛強者也則
柔弱之勝剛強也明矣人之不可以離柔弱猶魚之
不可以脫于淵魚脫于淵則獲人離于柔弱則死之
徒而已矣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于
無間馳騁天下之至堅而入于無間則器之利者也
操利器以馭天下國家則其所以圖回運動者常不
于無形之際安可使知其所以自來哉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元澤註

陰陽之情如行環然往窮必反盛極必衰觀
乎月滿之虧日中之昃則萬物一一致斷可知
矣唯至人深達洗幾明乎無昧故養生則裕於屈伸
處已則適乎消長蒞事則知成敗之數御敵則達擒
縱之權古之人所以酬酢萬變而澹然無事者以此
道也然則雖鬼神之幽將不能窺而况于人乎易曰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見形則知
剛強之制柔弱識理則悟柔弱之勝剛強至人深達
微明之義故謙而不亢沖而不盈不與物爭而亦莫
能與之爭也雖然此道本之言耳若夫變化無常則
一柔一剛一弱一強孰能定之顧雖剛強而柔弱下
能勝者動契乎理而心不離乎柔弱也由此觀之又
知柔弱之勝剛強矣此所謂利器者也魚擊伏水弱
而自藏于深渺之中以活身者也聖人退處幽密而
操至權以獨運於萬物于不測故力旋天地而世莫
覩其健威服海內而人不名以武豈暴神靈而使衆
得而議之哉嘗竊論之聖人之所以異于人者知幾
也夫以剛強遇物則物之剛強不可勝敵矣天下皆
以剛強勝物也吾獨寓于柔弱不爭之地則發而用
之其孰能禦之者觀夫天道則秋冬之為春夏亦一
驗矣彼聖人者自藏于深渺之中而託柔弱以為表
故行萬物於術內而神莫能知其所以自來此所謂
獨化者邪易曰吳以行權莊子曰于魚得計義協于此

純甫註

將欲云者將然之辭也必固云者已然之辭也造化有消息盈虛之運人事有吉凶倚伏之理故物之將欲如彼者必其已嘗如此者也將然者雖未形已然者則可見能據其已然而逆觀其將然則雖若幽隱而實至明白矣故曰是謂微明柔之勝剛弱之勝強正此理也雖然謂之微明則微而明可也明其微不可也何謂微而明韜此理以自養靜深斂退優游自得如魚之不脫于淵是也何謂明其微炫此理以示人后象格九借寇誨盜如以邦之利器示人是也莊子胠篋一篇蓋明此意利器兵也設喻之言蓋微明之理聖人用之則為大道姦雄竊之則為縱橫捭闔之術其害有甚于兵刃也故聖人設之以利

息齋註

此聖人制心奪情之道心之為物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欲以止止之轉止轉動聖人知其不可強止故欲歛反張之欲弱反強之欲廢反興之欲奪反與之夫欲止動以止止之止不可得必固反

之以動求止自動觀妄動已而竭妄廢真還自然歸止動雖欲動動心不起心既不起止亦不生此聖人歛心弱志廢情奪欲之道微而難見故曰是謂微明此之微明既柔且弱而能勝天下剛強之欲以其不離道母也若離道母則如魚之脫于淵魚既不可脫于淵則國之利器亦不可示人以此示人人亦豈有不信者矣此篇世之解者不循其本多以孫吳之兵說雜之此詩禮之所以發冢也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

欲以靜天下將自正道常言道之大常也介甫云言

之變故曰萬物將自化作動也鎮者壓定之使不動也羅什曰心得一空資用不失萬神從化伏邪歸正

希聲註道之所以為常者以其體無名故無為用有名故無不為侯王能守此始與母之術則萬

物之理得而天下正所謂我無為而民自化也苟利欲之情一有萌兆必以此大道之質真而正之使無得動夫上帝無為而無以為則同于道矣下德為之而有以為則同于德矣得于德者必失于道故有無為之心必有無為之跡後世將尋其跡而忘其本或為無為而至有為故云無名之樸亦將不欲者將使心跡兼忘至于玄之又玄也夫能心跡兼忘事理玄會則天下各正性命而無累于物之迹矣首篇以常道為體常各為用而極之于重玄此篇以無為為體無不為為用而統之以兼忘始末相貫盡其體用也

蘇註 道常者無所不為而無為之意耳聖人以無為化物萬物化之始于無為而漸至于作譬如嬰兒之長人偽日起故三代之衰人情之變日以滋其方其欲作而上之人與天下皆靡故其變至有不可勝言者苟其方作而不為之動終以無名之樸鎮之庶幾可得而止也聖人中無抱樸之念外無抱樸之迹故樸全而用大苟欲樸之心尚存于胸中則失之遠矣

呂註

萬物皆有名也而道常無名則有名者莫不為之賓故言萬物將自賓則以無名言之雖然此知無為而已無為而無不為則未嘗有夫無為也故萬物將自化自化則我與萬物莫非道也孰知萬物之賓與其所以賓哉故方其自賓也始制有名各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者復于無名之樸而已方其自化也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而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也無名之樸亦將不欲則豈特無為而已而亦未始有夫無為者也天下之動正夫二者也疾王守道以至于于此則可謂不欲以靜矣天下其有不正者乎夫老子真人也豈不弊弊然以天下萬物為事而于侯王如此其諱諱何也道以修之身為真以修之天下為普使侯王者知而守之則修之天下不亦普乎夫不啻其道而欲與天下同之仁也欲同之天下而先之侯王義也而學者顧見其言有絕嗚呼彼不見其所以絕奔仁義則曰老子提提吾仁義而小之也吾所不取奔之意宜其不取焉耳

